



宋庆龄为何不顾家人阻挠 誓死追随孙中山



孙中山与宋庆龄

1913年，刚刚毕业的宋庆龄怀着拯救祖国的豪情乘船抵达日本横滨，码头上迎接她的，是她亲爱的父亲宋耀如和姐姐宋霭龄。同时，令庆龄无比激动和兴奋的是，还有她无限崇敬的革命者孙中山。

庆龄很小的时候见过孙中山，那时候他是作为宋耀如的朋友到宋家拜访的。当时他慷慨激昂的陈词曾给年幼的庆龄留下深刻印象。在庆龄成长的岁月中，由于宋耀如对革命工作的大力支持和与孙中山的私交，庆龄有很多机会得知孙中山的消息，这使她更加崇敬孙中山，想到能再次见到孙中山甚至能为他工

作，庆龄竟满心愉悦。

大姐霭龄当时是孙中山的秘书，庆龄抵达日本后，经常和姐姐一起去看望孙中山。开始两姐妹是结伴同行，后来逐渐是庆龄一个人去。与此同时，她也开始试着帮孙中山处理一些日常信件。当孙中山患病卧床时，庆龄就在他身边照顾，频繁的接触让两人有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，孙中山欣赏这个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少女，而庆龄也越来越敬仰这个为革命付出了一切的伟大人物。

不久，宋霭龄和孔祥熙订婚，正式辞去了孙中山秘书一职，庆龄当

仁不让的承担起这个任务。当时，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，袁世凯正式下令通缉孙中山、黄兴、陈其美等“二次革命”首要，大部分国民党元老流亡日本，滞留国内的一部分国民党员则朝秦暮楚，甚至投靠袁世凯，成为镇压革命的帮凶。处于这种险恶的环境，孙中山更忙碌了，心情也十分沉重。而宋庆龄的到来，犹如一阵清风，为孙中山苦闷而焦灼的心注入了一泓甘泉。庆龄那饱满的革命斗志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，使挫折中的孙中山大受鼓舞，孙中山十分信赖宋庆龄，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给她保存。对庆龄的学习和生活，他也十分照顾。在宋庆龄亲自主持的《宋庆龄自述》一文中，庆龄饱含深情的说起当时的情况：“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，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。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，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，使我不知不觉的被他吸引……”频繁的工作接触使两人的心更加接近了，爱神悄悄降临在他们身边……

对于这份感情，孙中山想得更多。庆龄是如此年轻，如此美丽，而且他有永无止息的革命热情，如果娶他做妻子，那么，找到的不仅是生活的伴侣，也是革命的同行者，幸之何甚！然而，自己已年将50，庆龄却正值花季，27岁的年龄差能够忽略不计吗？再说，庆龄的父母，自己的老朋友查理能同意这场婚事吗？他迟疑了，主动提出要庆龄多考虑一些时候，宋庆龄坚定地表示：“经过长期、慎重的考虑，深知除了为你，为革命服务，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……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。”

此时，庆龄的家中也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。首先得知此事的是大姐霭龄，她坚决地站在反对者的立场，宋耀如夫妇也持同样的看法。面对家庭的反对，庆龄毫不动摇。最后，宋耀如只得断然决定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，携家返回上海。这样一来，庆龄和孙中山就不得不分开。宋耀如认为，分别或许能使两人冷静下来，结束彼此的爱意。

庆龄无可奈何地跟着父亲回到了上海，那时她还希望，一向开明的父亲能理解自己的心情，而自己也会尽快说服父亲，使他尊重自己选

择的人生。

然而，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。原来，大姐霭龄也曾经深爱过孙中山，因而当庆龄和孙中山相爱的消息传来时，她感觉受了重重一击，因而坚决地反对庆龄的选择。她托人物色了一个名门子弟，匆匆对外界宣布了庆龄和这个人订婚的消息，希望可以尽早了结此事。

庆龄急了，再这样下去天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！她大声向父亲抗议：在自己的家里居然出现包办婚姻，什么打倒封建，什么实现民主自由，都是假的！

听到女儿的话，宋耀如犹豫了，难道自己真的要成为那种自己一向反对的封建卫道士吗？女儿长大了，她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，不是吗？然而，霭龄并没有被庆龄的话打动，她告诉父亲，既然已经宣布订婚，那么就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。相信过不了很久，庆龄会忘记以前的疯狂举止，乖乖地结婚。实在不行，先把她关在家里一阵子也行呀。被霭龄的想法吓了一跳的宋耀如转而询问妻子倪桂珍，然而笃信宗教的倪桂珍只说了一句：“基督保佑！”

事实上，霭龄的方案被执行了，庆龄几乎是被软禁起来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管，不能踏出家门半步，只能等着家里定下的成亲日期。然而，命运并没有在此处留下遗憾，不久，希望来了。

宋耀如携家离开日本，是瞒着孙中山的。一连几天宋庆龄没有来上班，焦急的孙中山派人去宋家打听，才知道宋家已经回上海了。他立刻猜到，此举是因为自己和庆龄的感情。

当时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感情已经是半公开的状态，党内党外反对的意见也不少。然而，孙中山坦率地说：“我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！我是革命者，就更不能受社会习惯所支配！”他义无反顾地表示：“我家我国，我家我妻。”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革命者，他都离不开宋庆龄，这是个多么不可多得的姑娘啊！她了解自己，支持自己，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，有她在，孙中山都能感到一种鼓励，一种支持，还有洋溢了身心的关爱、温馨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无法心甘情愿地舍弃这份感情。

（摘自《书摘》）



黄河名称的由来

黄河名称的由来有个传说。在很早以前，黄河上游有个黄家庄，有一个叫“黄河”的姑娘被恶霸地主逼得跳河自尽了，她的家人便乘船沿河寻找她的尸体，一路走一路呼唤她的名字，“黄河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其实在两千多年以前，黄河只是叫“河”，并没有“黄”字，《诗经》许多篇章都提到过。那时的黄河水还是很清澈的，由于近千年来气候变迁，以及大兴土木，滥砍森林，导致环境恶化，黄土高原水土大量流失，注入黄河，黄河才变得浑浊起来，于是两岸百姓逐渐称其为“黄河”。

我国的九大名关

山海关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，是万里长城的起点，有“天下第一关”之称。

居庸关：旧称君都关、蓟门关，在北京市昌平区西北部，为长城要口之一。

紫荆关：在河北省易县紫荆岭上，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口之一。

娘子关：在山西省平定县东部，建于唐初，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驻此，故名。

平型关：在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，邻接灵丘县，是长城要口之一。

嘉峪关：在甘肃省嘉峪关市西，嘉峪山南麓，是长城终点。

武胜关：在河南省信阳市南部，为大别山隘口之一。

友谊关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西南。明初为置陵关，清初改称镇南关。1953年改名为睦南关，1965年改名为友谊关。

雁门关：在山西省代县北部，为长城要口之一，附近山峦异常险要，为历代戍守重地。

“八字还没一撇”

“八字还没一撇”这句俗语形容要办的事还没有一点眉目。因为“八”字就一撇一捺，连一撇还没有，何谈“八”字呢。

南宋理学家朱熹的《与刘子澄书》一文中说：“圣贤已是八字打开了，人自不领会，却向外狂走耳。”就是说通向圣贤的大门早已敞开，可是人们并不领会，不进去反而朝外走。

因“八”字形似两扇门，朱熹以“八”喻门，很是形象，俗语“八字还没有一撇”即源于此。其本意是指没门，和人们常说的“没门儿”一样，后来就演变为事情还没有眉目，早着呢。

“五官”的由来

传说黄帝战胜蚩尤后，定都涿鹿城(今河北)，并开始了治世大业。他封了5位官员：封驯服7种野兽、大败蚩尤的马师皇为牧政官，负责管理衣食住行和驯服六畜；封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和采集治伤良药的炎帝为医政官，负责管理医药和医病；封理财有方的嫫祖为财政官，专管国家的经济和出纳；封屡立战功的力牧大将军为军政官；封联系各部落有功的伏羲氏为行政官。后来，在朝任职的这5位官员都作出了很大贡献，因而得到黄帝的嘉奖。

黄帝说：“多亏了五官的臣子相助，方使得我脸上增了光彩呀！”从此，人们便称脸上的口、鼻、眼、眉、耳为“五官”。

（本栏稿件提供：李德昌）

鲁迅的另一面：曾身陷“剽窃门”

生活中以幽默浪漫示人的鲁迅，在学术上却是异常严谨的。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刺，一直到死，他也没能释怀。这件事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“剽窃”事件。

“剽窃门”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中国闺秀派代表作家的凌叔华。

1925年10月1日，《晨报副刊》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，无署名，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，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《中秋晚》后的附记中，顺便说“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”。10月8日，《京报副刊》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，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。另一件事是，当年11月7日，《现代评论》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《花之寺》，14日《京报副刊》出现了署名晨报的文章，暗指《花之寺》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。此时，因在“女师大风潮”中与鲁迅有了过节的《现代评论》主编陈西滢，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，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，目的是屡屡使他们难堪。

于是不久后，陈西滢在《现代评

论》上发表题为《闲话》的文章说：“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。他们俯伏了身躯，睁大了眼睛，在地面上寻找窃贼，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往往视而不见。要举个例吗？还是不说吧，我实在不敢得罪‘思想界的权威’。”所谓“思想界的权威”，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“封号”。

不出10天，他又写了《西滢致志摩》一文，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公开发表，其中攻击鲁迅说：“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。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，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。可是他自己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里面的‘小说’一部分。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，本可以原谅，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。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。在我们看来，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，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，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。‘窃

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’，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。”

《西滢致志摩》是1月30日登出来的，2月1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、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。你的不是信吗，我的就叫《不是信》。在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，鲁迅说，“这‘流言’早听到了了；后来见于《闲话》，说是‘整大本的剽窃’，但不直指我，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，却相传是指我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这回那罪名却改为‘做你自己的蓝本’了，比先前轻得多，仿佛比自谦为‘一言半语’的‘冷箭’钝了一点似的。”

对于抄袭的指责，鲁迅也做了回应，“盐谷氏的书，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，我的《小说史略》二十八篇的第二篇，就是根据它，还有论《红楼梦》的几点和一张‘贾氏系图’，也是根据它的，但不过是大意，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。其他二十六篇，我都有我独立



的准备，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。”

（摘自《文史参考》）

